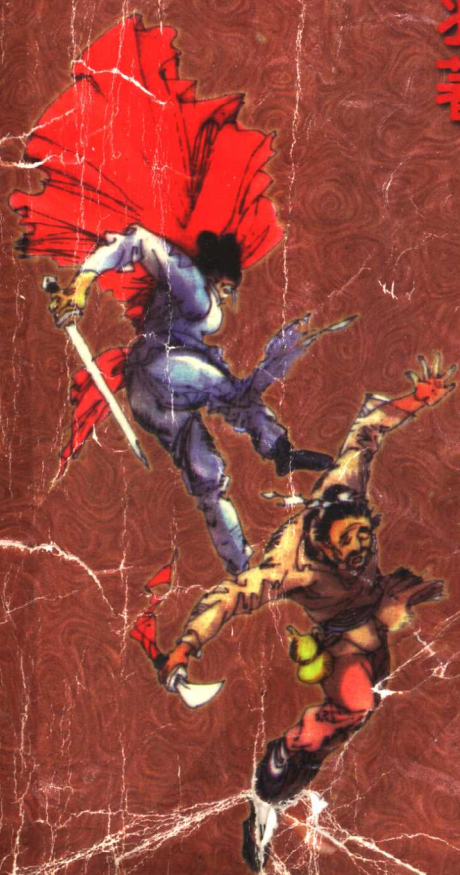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花痴少爷

公孙千羽著



上

旋風劍大系 公孫千羽 著

花痴少爷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月娜

封面设计:永强

插图:大水

旋风剑大系

花痴少爷

公孙千羽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2 字数:352 千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80595-426-7/I·180

(上、下册) 定价:32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十年一届的武林盟主争霸大会将要召开之际，江湖中怪事奇出。许多成名人物或失踪、或被杀、或遭暗算。武林中出现了一批美若桃李、毒如蛇蝎的江湖魔女，她们生有一副令人销魂荡魄的妖冶面容，更兼武功绝伦。一时间，多少武林豪杰皆尽臣服于妖姬的石榴裙下，把好好的武林，搅得乌烟瘴气，血雨纷飞！

有三个英俊少年，王大豹、朱小兔、张振海，武功虽盖世无几，江湖阅历却浅之又浅，在纷乱的武林浩劫中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和作为。

是真名士自风流，三位少年英雄，各自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，有的沉沦了，有的饮恨了，有的却脱颖而出，勘破了香风毒雾，终于为武林除去了暗中作恶多端武功高强的罪魁祸首……

究竟谁是肉身金刚、不坏罗汉？究竟谁能战胜欲海横流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章	乍浦渡口纷争起	(1)
第 二 章	倜傥少侠戏娇女	(17)
第 三 章	名门巾幗露峥嵘	(57)
第 四 章	情侠入彀探痴女	(94)
第 五 章	危机四伏壶中去	(134)
第 六 章	装疯卖傻入虎穴	(170)
第 七 章	蒙面寨主美人计	(208)
第 八 章	纵横捭阖桃李艳	(229)
第 九 章	踏破忽鞋寻芳去	(259)
第 十 章	玉女何处教吹箫	(300)
第 十 一 章	深藏不露投路石	(333)

第一章 乍浦渡口纷争起

二月，江北凛冽寒风还没有收敛。大地似乎还睡着，荒芜一片；一江之隔，春风已渡南国，桃红柳绿，一片欣荣，滔滔长江，奔腾直下；辽阔的河面，烟雾茫茫，真是插翅难飞。

乍浦渡口，马儿嘶鸣，车轮吱呀，人头攒动，沸沸扬扬，乍浦北上的通衢大道，车辚辚，马嘚嘚，人涌涌，仍似潮水般地不断向乍浦渡口涌来。

从装束上看，那些人不象是锦衣缎袍的豪门贾商，亦不是青衫白巾的寻常书生，而个个劲装紧扣，矫影身健，熊背虎腰，突是黑白道上的绿林好汉，武林人物。

渡船只有两艘，每艘载千百位，半晌才来回一趟，而等待渡江的旅客，少说也有几万。人山人海，车水马龙，挤得狭窄的渡口水泄不通。人们你推我拥，争先恐后，焦急地等待着渡船，奔赴对江的金陵府，殊不知金陵府发生了什么惊世骇俗的大事……

蓦然，蹄声从远而近，惊天动地，尘埃如烟涌起。人们不禁回首眺望，几十匹骏马疾驰而来。领头的是一匹雪花白马，骑手一身白装，白色披风随风飘飞，恰如一只白色仙鹤，横空飞渡；尾随的几十匹黑马，犹同一只恶狗，奔命追逐着；又好像一头秃鹰，从天而降，盖天覆地。人们不禁惊骇、疑惑，猜度……

霎时间，马儿奔驰到人群五十米开处，白马主人勒住马僵，按辔徐行，马儿不断喘着粗气。人们才看清，当头白马，金蹬玉鞍，

十锦软垫，端坐着一身玳瑁锦衣、玉面朱唇的青年，意气飞扬，英姿飒飒，气质不凡，跟随的几十匹马儿，全是黑不溜秋的俊骥。骑手个个黑衫彤裤、背负兵刃的剽悍大汉，威风凛凛。

人群中有人脱口而出：“噢，原来是盘山少堡主张振海驾到……”人们不禁窃窃私语，议论纷纷，嗡嗡营营。一个老者高声喝道：

“快让出一条路，让盘山少主先通过。”少堡主无意下马，轻松丝僵，旁若无人，策马徐行；尾随从仆都已下马，牵着马儿，马尾相随，鱼贯而入。

越进渡口，人群密度越大，简直无法让出通道。何况有人执意不肯动弹一步，或者不认识这位贵公子，或者不情愿卖账。寻思道：不过仗着其父庇荫或淫威，骄矜欺人。有无真本领，天晓得。

少堡主父亲是威震关东的张飞雷，元朝方宗年代，把持山堡。盘山座落在天下第一关——山海关城廓东隅，进出关中的隘道在盘山山麓处通过，地势险要，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。兵荒马乱年代，绿林好汉，草莽英雄在盘山山峰上扎营设寨，称霸一方。进关出关的武林高手无不拜访堡主，或者求援庇荫，或者结义为友，走闯天下。

张飞雷号称：“青面雷公”，是“长白”和“岭南”两派的掌门人，汇合南北两派的武技，功力超绝，天下无敌。他又乘山堡之利，动用祖产万千，开辟煤矿，经营农田，设立镖局，贸易人参貂皮。几年功夫，成为声名显赫的豪门巨富。他秉性刚烈豪爽，但富而不骄，威而不压，以诚相待，广交天下之友。因而，不论黑白两道，无不钦佩其武功和人品；来经旅人，无不投帖作客于盘山堡，并以此为荣。

张飞雷生有三女，晚年才得贵子。自然爱逾生命，娇宠无比。不惜重金厚礼，招聘天下名师宿儒，教授其子武功和文墨。如此

文武双全的英俊青年，获得多少才貌双绝的名门侠女，巾帼娥眉的垂青。张飞雷渴望爱子早日成婚，了却心愿，以享天伦之乐。但张振海偏偏不听父母之言，陪罪谢绝。张振海心想，他自己不应仰仗父母的庇荫，要靠自己的学识和本领，独闯天下；也不愿听从媒妁之言，委屈成婚，要独个儿寻觅心上人。他暗里寻思，只有经受磨难，辛勤付出，获得的东西才值得珍惜。因而，他对无端猜度，流言蜚语，一笑了之。他总是我素我行，独来独往，尽管韶华已过廿又一。

突然，人群中窜出一个青面汉子，直着嗓子吼道：

“你们聋了，还不快让道，让张少堡主过马！”

马上，有七八个随声附合，把人往后退去，一面噪噪逼人么喝着。

有人怪声怪气发话了：“要拍马的，尽管去拍；可自个儿到你张爷子的马肚下去！甭提挪动老子一步！”

顿时，青面汉子的脸色徒成酱面色：“好小子，吃了熊心豹胆，竟敢捋虎须，亮个万儿来吧，俺好送你下江，来个水漂冬瓜葫芦儿！”

青面汉子是“长白派”掌门的嫡系门徒，其性情多疑凶残，有一套好拳法。他是盘山堡的食客。眼下正是讨好张少堡主的好机会，二则又仗着“讨好”少堡主的朋友多，有绝对胜券的把握。不料，那个发话的竟是个活瘦猴，根本不理睬青面汉子的威胁，慢条斯理，阴阳怪气回击，直逼得青面汉子出面叫阵。

话出，人已抖身逼进。出手就是杀着，右掌屈曲如钩，一招“鹰爪门”中“猫儿洗面”，向瘦汉子的脸面抓去；左手又是一招“风烟残花”，砸向对方胸口。青面汉子的双手是有名的“钢鹰爪”，五指如钢钩，直抵脸面，大有揭天灵，控双眼之凶势。眼看就要抓实了，岂料瘦汉子，腿弯一折，全身下伏，避过了青面汉子的一抓一甩。

围观者越来越多，人们没让出多大道路缝，却围成不大不小的圈子，可让俩人试身比武。在场的都是行家，当青面汉子使出“猫儿洗面”凶着时，人们屏声静气，可不要瘦汉子栽倒，一命呜呼。但人们又不上前去劝规，黑白两道的武林人物，都是争胜好强的人，都想看个热闹，道出个究竟。那位美少年对江边纷争打架，似乎闻所未闻，仍端坐在马鞍上，思索着什么。

青面汉子使了空招，不免暗里吃惊，来者不善，不是等闲之辈。“好小子，有你一手，请再吃我十招，看招！”说毕呼的一掌，便向瘦汉子胸口打去。这一掌法去势奇怪，凝重如山；两人又几乎面贴面。

众人暗暗叫苦，但却见瘦汉子两足巍然不动。突然，足尖左磨，身子随之右转，跨出左箭步，巧妙地解开了他这一来势凶猛的“虎豹拳”。紧接着，瘦汉子出击，左掌握拳护腰，右掌切击而出，正是岭南派的基本拳法“右穿花手”。掌势犹如排山倒海，势不可挡。青面汉子肩上受了这一掌，身子摇晃了一下，又使出第四招，第五招，第六招。瘦汉子也“拗步拉弓”，“双凤朝阳”，“二郎挑扬”，连续三招，应付自如，无懈可击，一一瓦解青面汉子的拳法。

青面汉子心想：“今日我可要栽在瘦个子手下，岂教天下好汉耻笑？”于是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一招“满天雪飘”，掌影飞舞，将瘦汉子团团裹住了。

陡然之间，见到这般奇门百端，变化莫测的上乘拳法，瘦汉子身腰左转成寒鸡势，双掌举在额角；双手虎口遥遥相对，这是“双虎夺粮”。不论青面汉子哪一个方位进袭，都给“双虎夺粮”收住。

人群中爆发出阵阵喝采声，这一平淡无奇的拳招，竟消解了最复杂最奥妙的敌招，令人折服。

喝采声中，青面汉子呼啸一声，出的是“双鬼推门”一招，瘦

汉子应的是“天女撒花”，两双拳掌相交，只听得呼的一声，两人后退了三步，青面汉子“哼”了一声，又发拳猛击狠打，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。这是青面汉子最后一招了，名叫“饿虎扑食”。这招来势凶猛，两人都还没站稳，青面汉子为了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，紧接使出这一招。

瘦汉子仍以“天女撒花”应招。这番拳掌相交，竟然无声无息，双方凝视着，各推动内力相抗。蓦然，瘦个子纵身跃起，青面汉子双拳落空，身子前倾。瘦汉子空中一个“燕子斜插”竟落到青面汉子的背面地上，抓住他后背衣领。一发力，把他举过头顶，向三丈之外的江面抛去。噗通一声，应声坠入河心。

人们嘘声一片，惊叹不已。青面汉子敢情是个旱鸭子，人一落水就没了顶。

瘦汉子快了一步，赢了，拍拍巴掌，嘘了口气，一抱拳道：

“献丑献丑，各位高明莫见笑。张少堡主，失败了。请诸位让道，让少堡主过马。”

少堡主坐在马鞍上，依旧纹丝不动，无动于衷，似乎对瘦汉子不屑不顾，不理不搭。

“竟冲着少堡主发横，戏言乱道，别得了便宜卖乖！”说话者一身红装，一把虬髯，唱了一个大喏，“请挑过哑旗，俺是‘梁山寨’人，排行老五，人称‘美髯公’，咱得好好向你领教领教。”说着，一付豹眼，瞪着瘦汉子，只待动手。

“梁山寨”与“盘山寨”虽则相距几百里，交往过密，“美髯公”见到少堡主有受侮之嫌，挺身而出挑战。以显示“梁山寨”的义情。

“老哥虎虎生威，鸡肋岂能享受尊拳，高抬贵手吧，我自个儿下水，请老哥落个人情。”“哈哈”笑声刚发，嘎然而止。原来一粒小小金丸，直奔他张开的笑口。他惊得一晃头，眼疾手快，接住了，放在手心上，向人群扫视。

“老二，快向张少堡主赔个礼儿，打狗也得看主人面。”发话的是位矮胖子，秃秃的脑门，麻布衣衫，绑着一身横肉。

岸上看热闹的人，响起一片惊讶的叫声：“我的妈，真了不得！”大伙把目光投集在街中央的白马上的美青年身上。

张振海立马地方距离渡口现场，足有二十米开外，他只一扬手，那粒金丸，就直奔瘦汉子张开的大嘴。金光一线，直到瘦汉子眼前三尺许，他才发觉接住。稍一疏忽，至少打掉几颗门牙，倘若直贯咽喉，生命就难保了。

“张少堡主，请息怒，多包涵。敝人是太湖坞的，姓李，名成，浑号‘混水龙’。我不敢撒野了，自个儿下水。”话落，一个倒栽葱，跳入大江，一个水漩，人影不见了。

岸上一阵惊叹，水性极佳，兴许下水救人。瘦汉子为什么收蓬呢，一则久闻盘山寨主大名，闯关东总要麻烦山堡主，求援帮忙，事情不能闹得太大，不然，结下怨恨，今后很难闯江湖，走关东；二则那个旱水鸭已灌饱了水，再不下水捞起，恐怕会出人命。因此，瘦汉子再也不能调侃，卖弄什么的，赶快收场，下水救人。

忽喇一声水响，瘦皮猴半身露出水面，一手挟着青面汉子，向岸边泅渡而来。跃离水面，立即跪在青面汉子鼓起的肚子上，施用推拿法，把肚内水挤出。

岸上又响起嘘叫声，惊叹声。

张振海依旧端坐在马上，平静如水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。

那时，渡船已靠岸，人们欲想涌向码头。见状，张少堡主谦和地说：“谢谢各位让道，我还有事，等候朋友，请各位朝前先登船。各位厚意，小子心领了，后会有期！”说毕，策马让道，让人们走向码头。

于是，人头，马身，车子纷纷上路，下船。

突然，前面一辆马车厢里响起一声娇叱：“回车，明儿过江！”

赶车的大汉先是发楞，随即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抖挥僵鞭，勒转马头，转向另一边专为马车铺设的车道。同时，另一辆马车也在转头。

马车的装饰十分华丽，金丝银织，银缎锦绸，气势不凡，连车把式也是十分老到的练家子。由此看来，车中女子决非寻常千金内眷，但谁也弄不清是哪一路的。

鞭声劈啪，怒马奋蹄，车轮仍空转着，车子前进几步又后退几步。渡口靠近水边，河水溅拨土地，加上开春雪水融化，道上一片泥浆。而这段泥浆路又向江边倾斜，向上逆行，赶过五六丈远的这段泥路，才能达到青石板的车道，此刻，你越用力拉，车轮陷入泥中越深，马蹄也吃不着力。因而，弄不好会马失前蹄，车子往下滑落，造成马仰车翻，那够瞧的。

此刻，另一辆马车里，响起了甜密的娇声：“你们下车挽一把！”

四个车把式应声跃下，搭住车辕横梁，使劲往上拉。车子仍没动几步，几乎原地踏步了。

“车把式，先把车轮上的泥刮去，垫些干草，以防打滑，增加摩擦力，然后再拉！”张振海骑在马背上向人高声建议道。

情况够危急的，倘若车把式不能一口气把车子拉出这段泥泞路，吃不住力，马车会加速后退的，就会退进江中去。

车把式怔了一下，意识到眼前情况的紧急，采纳了别人建议，动手刮车轮上的泥泞，另一位车把式去附近寻觅干草之类的东西。

前一辆车厢里又飘出一阵冷笑声：“猫哭耗子，假慈悲，多管闲事。我姑奶奶的车把式不至于那么脓包。”

张振海修眉一扬，向马车一报拳，说：“好说，请姑娘多指教。世上闲人闲事太多，刚才俗扰了半天，耽搁了姑娘芳驾，张某谨致歉意。”

大家一怔，人们为给张少堡主让道，动手拼命，少堡主竟称

人家“俗扰”。有人沉不住气了，有的低下头去，有的变色动怒，有的心中暗骂：“这位天下共仰的少堡主竟是个轻朋友、重女色的好色之徒！可叹，可叹！”

马车里的姑娘得势又得理，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：“识相就好……车把式还不快点。”

车把式一抿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运气聚内力，不一会用力挽车上行，马车被拉上二丈远。

人群中响起叫好声：“好大的力气，再加把劲。”

突然，车子猛退了下来，只见马失前蹄，车子把车把式也带了下来。众人惊叫：“车把式，使劲扶住车轮、横拉！”车把式满头大汗，青筋突暴，总算没让车翻身，稳住了车身。

车厢中又响起娇叱：“没用的家伙！”

另一车厢里接口，娇声娇气地道：

“察看察看，是否另有缘故？”

一位车把式向四周怒扫一眼，粗声喝道：

“那路朋友‘下冷子’，请站出来，摆句闲话！”

大伙怔了一下，知道有人对他暗袭了。

另一位车把式也冷笑道：

“咱兄弟冒违了哪路朋友，哑旗儿也不敢挑明？”

还是没人出身搭话。

车里冷言冷语：“没用的废话，丢人现眼，还不赶紧拉车？”

车把式抹了一把汗，低头调整好牲口，拉车再上。

忽地，一位车把式一抖右臂，“哦”了一声：“邪门儿……”另一位也发觉不对劲。

车内发话：“怎么啦？”

车把式躬身向车内低声报告：“奴才吃了瘪，膀子被人封住了，动弹不了。”

“全是些窝囊废，让我姑奶奶出来瞧瞧，哪路高人戏弄？”

随即车内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。

只见车内垂曳的流苏乍分，半截春葱玉指伸出，又细又长又白又嫩，叫人馋涎欲滴，垂涎三尺。流苏全部挑开，幕也掀开。一位身穿五彩云裳，垂着五色面纱的姑娘站到车门开处。好象蓝天绽出一朵彩云，令人目眩。

只见她翠袖轻扬，纤纤玉指，扣作“兰花”，轻弹几下，消解了车把式身上的封穴。两位车把式顿时如释重负，抬头挺胸，神色活现起来。

姑娘另一手掠发理鬓，倏地取下五色面纱。春风满面，艳丽照人，明眸波澄，百媚俱生。柔光一凝，娇声滴滴，满地生辉。

看官无不为倾国倾城的姿色，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“好标致的妞儿！”几乎异口同声。

姑娘目光一转，细声柔气地道：

“那位高人和我们过不去，请站出来说句闲话儿。”

没有搭话。

姑娘作娇滴之状，笑吟吟又问：“没有一个男子汉吗？”

“没种的狗杂种，做了又缩头不出，丢丑！”

人群中有人辱骂。

“敝人所干，那位仁兄，嘴上别缺德！”有人出来答话。二尺五的身材，又矮又瘦小，光脑袋，短脖子，大喇叭嘴，朝天鼻孔，一付丑相。

姑娘向矮小汉子逼视一回，喝道：

“请挑明，为什么要找岔子，耽误大家过口。”

矮小个子三句不离方寸，大声唱诺：“姑娘也是道上人了？”

她冷冷道：

“人在江湖，何必废话。”

矮小个子道：

“既然同是江湖道上的人，好极了，请姑娘先挑旗号。”

姑娘沉着说：“你先挑明吧，为什么找碴儿？”

矮个子大拇指一翘，仰面唱诺：“在下隶属‘青龙会’，奉命例行公事。”

“原来是‘青龙会’中的人，你是分舵瓢把子吧？”姑娘轻蔑地哦了一声说道。

矮小个子沉着说：“不敢当，在下是乍浦分坛副坛主。”

她用揶揄口吻说：“阁下就是副坛主，失敬失敬，人不可貌相。”

“青龙会”是五湖三江水路好汉的组织，总舵设在金陵府，统辖自汉口至南道长江水域，党羽分布沿岸码头，势大人众。令主是“混世魔王”神龙川。“青龙会”严立会规，除了保水路镖，贩私盐，收取鱼税、船税外，却从不扰乱水路旅商。那为何在乍浦渡口找碴儿呢？原来，牲口与车子上船要缴例外渡费，而姑娘没缴渡费，副坛主就“例行公事”了。

矮小汉子听出姑娘对他瞄视，冷冷一笑：“姑娘该挑挑哑旗了吧！”

她道：

“阁下还没报出万儿呢？”

矮小个子通报道：

“在下是李辉，浑号为‘矮脚龙’。”

她颌首冷笑道：

“我记下了，会向神龙川打个招呼，升你三级。”

姑娘又话锋一转，厉声道：

“李辉，你马上把我们牲口前蹄上的‘飞鱼刺’拔下来，否则，别怪姑娘不客气了！”

姑娘的口气太狂妄了，直呼神龙川姓名，又对李辉下达命令，俨然是“青龙会”的太上君了。

站在李辉身后的四条汉子，马上欺身叫阵，其中一位汉子喝道：

“你吃了狮子心豹子胆，竟敢在‘青龙会’管辖的地盘撒野！”话音刚落，右手一拳出击，左掌跟着在右拳一搭，变成双掌下劈，正是“翻身劈击”一招。

彩衣姑娘拔出腰间剑柄，连剑带鞘向他肩头砸去。那汉子沉肩回掌，来抓剑鞘。抓个正着，正要运劲里夺，猛觉掌心一震，双臂酸麻，只叫得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彩衣姑娘左腿横扫，将他踢下坡去。一路翻落，头破血流，直滚落进江河中。幸好，“青龙会”人的水功都深谙，游了几下，爬上岸，摊在地上。

李辉身后几个汉子，飕飕飕，奔上前去，手中都没带兵器，但身法迅捷，衣袖带风，武功了得。

彩衣姑娘作出“天仙散花”剑法，只见春光微荡，剑花点点，便似花叶缤纷，四散而下。

三条大汉围在她四周招架，无法逼近。霎时间，随着“啊呀”一声，又有一个人刺伤倒下。

徒然，张振海猛吼一声：“姑娘请住手，不要为区区不事动怒，李副坛主，看在我面上，请退。”

李辉闻言，忙抱拳道：

“张少堡主，失礼了，在下听命就是。”

一挥手，几条汉子转身掉头退去。

“给我站住！”姑娘娇叱道：

“姓李的，敢拼命？听别人，不听姑奶奶的？活得不痛快了吧！”

真是无理取闹，人家给了面子，尽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她却还不放过别人。

李辉大怒：“疯丫头，你请吧，看你如何过江？”

她笑了，吃吃笑得人们意乱情迷，徒然脸色一变，叱道：

“今天姑奶奶耐着性子，现在命令你，立即派一条船，你亲自掌舵，送姑奶奶过江。”

李辉狂笑起来：“大家听到了吗？疯人说疯话，简直白日做梦。

要过江，请先挑明哑旗，报过万儿，免得阴差阳错，伤了道上朋友的面。”

彩衣姑娘冷笑道：

“你要我报出万儿，先接我十招剑法，赢了，我自愿通报。”

话音一落，短剑当胸刺出，使的是“万紫千红”剑招，剑尖不住颤动。李辉瞧不定剑尖到底攻向何处。无奈，不敢对攻，当即斜身闪开。

彩衣姑娘喝道：

“第二招来了！”短剑回转，自下而上倒刺，却是岭南派剑法中的一招“天悬倒笔”。李辉又侧身躲开。还没待他缓过气来，短剑又轻扬，飘身而进，姿态飘飘落仙，剑锋向李辉连点数处，这一招是“艺园小菊”。

彩衣姑娘的剑法不仅凌厉，而且讲究神韵，姿式娴雅，一招一式，韵味无穷。众人不住喝采叫好。

李辉使出浑身解数，一一化解她的剑招。彩衣姑娘剑招徒变，东趋西走，连砍数剑，这一招是“四通八达”。李辉东闪西躲，才避开了这一凶招。紧接着，李辉当即使出一招“双盘手”，双拳虎虎相对，划成弧形，交相撞击。接着，左掌圈花极起，屈肘当胸，虎口朝上，正是武当派中的“黄莺啼声”。彩衣姑娘当即倒转剑柄，以剑作为手指，直点李辉手腕上的腕谷、阳谷、养老之穴，这一招叫“一扬指”。

李辉大吼一声，作出“双凤朝阳”，大开大阖，高举高打，劲力所到，短剑脱手落地。

彩衣姑娘并不惊慌，双拳交错，若有若无，“妙手空空”一招也，接着，又作出“铁薄扇子”，以掌对掌，反击过去。

李辉又使出凶招“在深之边”，左手一扬，和身欺上，右手一伸，便去托拿姑娘的下颚。瞬间，姑娘斜身踏步，左手横过李辉身前，一翻手，已抓住他的右肩，右手又疾如闪电，伸手到他颈